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口仁12
1609
2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一

虞書

集傳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陸氏德明曰。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皐陶謨。當云虞書。而

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夏氏僎曰。二典禹謨。俱謂之唐書。則一道。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薛氏季宣曰。虞書詳於舜而畧於堯。追記可知。○黃氏鎭成曰。堯典雖言堯事。而自疇咨以下。實爲禪舜張本。三謨等篇。亦舜時事。所以均謂之虞書也。○王氏樵曰。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於虞史。而緒成於夏啓以後史臣之手。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

堯典

集說 堯。唐帝名。孔氏穎達曰。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胡氏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也。○朱子曰。看來堯舜只是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董鼎曰。篇題下每書古今文有無者。孔壁伏生二書之分耳。非以字畫言辭論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孔氏穎達曰。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程子曰。上古世淳人朴。順事而爲

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跡。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呂氏祖謙曰。二典與他書不同。如易之有乾坤。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集傳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曰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敘起。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蘇氏軾曰。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呂氏祖謙曰。散而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黃氏度曰。安安。從容中道。盛德之形容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

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呂氏大臨曰格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史述帝堯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在於己身有此四德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也○林氏之奇曰史記曰堯有大功於是推言其所以爲大功者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所以爲大功也○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爲首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

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強也。○眞氏德秀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金氏履祥曰。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煥乎其有文章。思言其運量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蓋盛德從容之極。恭讓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眞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而又曰文思。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也。○王氏充耘曰。或謂書以道政事。故堯典篇首先言功而後言德。及觀吾夫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本言堯之德巍巍乎其有成。又則言堯之功。其先德後功。雖與先功後德不同。然於功德二者。皆以巍巍乎三字稱之。無異辭。迺知夫子所言。史臣所記。辭異旨同。初非有意以功德爲先後。而表是書爲政事之編也。○吕氏柟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之定也。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以欽爲先者。德之始。以讓爲後者。德之終也。○董氏其昌曰。堯德只一箇欽爲主。欽之昭晰處爲明。欽之經緯處爲文。欽之謀慮處爲思。而欽之形現出來。是爲恭爲讓。纔有此德。便有此光華。這光被及四表以至於上下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集傳】明。明之也。俊。大也。朱子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與文王克明德同。堯之

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禮記。親親以三爲五。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孔氏穎達曰。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朱子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睦親而和也。王氏安石曰。睦。平。均。章。明也。金氏履祥曰。平均者。交相親也。平章。品節有文。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均齊無偏。章。著。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陳氏大猷曰。於。如詩於穆之於。蓋神化之妙。難以形容。與直言

變者。氣象不侔矣。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程子曰。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林氏之奇曰。堯之德。其見於充實輝光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極其至矣。此又言其舉而措之天下事業者也。○唐氏聖任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也。○朱子語類。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周佛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九族既睦。是堯

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眞氏德秀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俊德。卽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其下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陳氏櫟曰。以脩齊治平論此章。始於司馬公稽古錄。朱子從之。眞氏又揭此章冠大學衍義一書。且以爲大學之宗祖。至論也。○王氏樵曰。上備舉堯之衆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之盛德。而蔽以明之一言。聖人之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其功及於家國天下。程子所謂陞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

【附錄】孔氏穎達曰。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蘇氏軾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林氏之奇曰。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晏子曰。使吾父之黨。無不乘車。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妻之黨。無布帛。餒者。敦九族之道。固自此始。時雍。和程。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集傳】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孔氏安國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朱子曰。羲和。卽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

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王氏安石曰。歷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張子曰。五緯。五行之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陸氏德明曰。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即所宿處爲辰。宿於角人時。謂耕耨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集說　孔氏穎達曰。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據此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呂刑稱乃命重黎。傳云重即羲。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辰。日月所會者。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也。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爲歷而授人也。○王氏安石曰。古聖人重歷數。至周。官益輕。蓋創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

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歷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脩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歷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林氏之奇曰。改正朔。始於周。古惟用夏正。人時但言民時也。○朱子曰。羲和主歷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四歷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歷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無歷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只是天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星辰右行。○問經星左旋。緯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歷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歷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皆左旋。但天之行疾於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爲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惟中心有黶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爲上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呂氏祖謙曰。作歷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

作歷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眞氏德秀曰。敬之見於經始此。○黃氏鎭成曰。天體蒼蒼。無以測其旋運。古之聖人。乃舉二十八舍。推晝夜之所移。以分度限。一歲而周。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因列舍之方。析而爲四象。因日月之所會。布而爲十二次。天體於是可推。四時於是可正。東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蒼龍之形。北方七宿。曰南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有玄武之形。西方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觿參。有白虎之形。南方七宿。曰東井輿鬼柳星張翼軫。有朱鳥之形。謂之四象。自南斗至須女。曰星紀。須女至危。曰玄枵。危至奎。曰娵訾。奎至胃。曰降婁。胃昴畢。曰大梁。畢至東井。曰實沈。東井至柳。曰鶉首。柳至張。曰鶉火。張至軫。曰鶉尾。軫至氐。曰壽星。氐至尾。曰大火。尾至南斗。曰析木。謂之十二次。故經於春曰星鳥者。以見四方列舍之有四象之形也。於夏曰星火者。以見一歲日月所會之有十二次也。於秋曰星虛。於冬曰星昴者。以見舍之所分也。中星所指。定正南之位。分二十四氣。以察四仲所指之星。綴日於天。正虛一度則爲冬至。昴宿昏見於午。斗杓指子。爲仲冬之中氣。隨時遞轉。可以類知。○二十八舍度最多者。莫如東井。三十三度。通志。三十四度。其次莫如南斗。二十六度。通志。二十五度。度最少者。莫如輿鬼。四度。通志。二度。○陳氏櫟曰。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復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正如春官正至冬官正。雖分四時。實通兼云。○陳氏雅言曰。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歷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潘氏士遴曰。因星辰以定日月之會。而日以推月。月以推歲。歲成而分至啓閉始得不爽其候。天之元氣無形。可見。只觀斗綱所建之辰。凡日月一歲十二會也。二十八宿。日月常經行其度。金木水火土。隨時過宮。但有遲速耳。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

地無石處皆土。是星與辰一也。

集說 歷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像。歷象首及於日。蓋因日由黃道行有恆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恆度。故歷象先測太陽。而後及諸耀。是日行爲諸耀之本也。次及於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八宿爲經。所以定諸耀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月離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爲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爲準。蓋諸耀之行。循於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辰。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爲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後世又參以地圓之理。地心地面之說。而因地以測諸差。法益加密焉。是故歷象日月星辰爲作歷之綱。綱既定而後歷可成。其曰欽若敬授。實古聖敬天勤民之至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集說 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地理今釋〕嵎夷。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禹貢錐指。援據後漢書。以嵎夷爲朝鮮地。蓋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正合孔傳東

表之語。薛季宣書古文訓。謂嵎夷。海隅諸夷。曰暘谷者。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爲寧海州。皆非也

取日出之義。孔氏安國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義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譽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張氏守節曰。言作歷。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

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朱子曰。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萬物作之作。說卽是此意

蓋以歷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也

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孔氏穎達曰。總舉七宿。春分之昏。朱鳥七宿。皆得見午上有鶉鳥也。金氏履祥曰。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

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星爲星鳥。未爲鶉首。巳爲鶉尾。是也

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和也。

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

集說 孔氏穎達曰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主四方春

昏○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亦五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蘇氏軾曰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冀州而其所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朱子曰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閒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陳氏大猷曰或問孔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爲是林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爲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之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何以爲四方中星哉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日短仲

月也。烏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鄭氏伯熊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仲春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陳氏師凱曰。春分之日。初出之景。於地則在卯方之中。於日則在卯時之中。蓋春分已前。則冬至日出辰。漸漸南來。未及乎卯中也。春分已後。漸漸北去。至夏至而日出寅。又過乎卯中也。直至秋分。則又自北而來。至於卯中。秋分已後。又自卯中南行而至於辰。爲冬至。故春分秋分。日皆出卯。晝夜皆五十刻。而氣候亦得寒溫之中也。○朱烏七宿。一行撰開元大衍歷中星者。所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昏中。則夕見於地之正南方。旦中。則晨見於地之正南方。月令記昏旦二中。堯典止記昏中。古者玉衡之器。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面北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面南望之。則昏時某星。正直管之南端。在南上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其北極一處。則凝然不動。常對管端。其南上中星。則逐時移動。每夜定挨過一度。蓋太陽所在。星輝隱沒。本不知其行在甚度。惟從中星推之。中星挨至某宿第幾度。則黃道日軌亦退至西上日入處某宿第幾度。晝考諸日影。夜考諸中星。則七政之運皆可推。而歷日不差矣。鶉火午上。柳星張三宿也。自驚蟄至清明。則此三宿。逐次爲中星。當春分之夕。則星宿爲中星也。然此只是就堯典論之。後世如月令。史漢晉隋唐宋諸書。所載中星。皆不同。有二十四氣中星。又有五更中星。蓋後世歷法漸密。推步愈精。不如古歷之簡易也。

案朱子云。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此說極是。至於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恆星當午。自人視之爲天之中。故曰中星。蓋因晝有日光而不見星。故於初昏測之。既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眞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考中星。此歷家之要務也。又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參互考驗。始無差忒。然恆星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自行度分。自西而東。每歲所行。今定爲五十一秒。即古之歲差也。其自行分秒雖微。久則自著。堯時春分日躔在昴。而初昏中星爲鶉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而初昏中星則在東井。自堯至今四千餘年。而相差若此。是知歷不可以一時爲準。法不可以一隅而定。惟使疇人專家。明習其理。隨時隨地。實測互証。常加修改。協於天行。斯無弊之良法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集傳申。重也。南交。南方交阯之地。黃氏度曰。案漢初置交阯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地理今釋南交。今安南國。林之奇尚書解云。南交。卽交阯也。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則交阯之對幽都。其來尚矣。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周禮疏云。周公欲求土中

而營王城。故有土圭測日影之法。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孔氏穎達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舉中。則七星可知。仲夏初昏之時。東方七宿皆得見也。○金氏履祥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集說 晉天文志云。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極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孔氏穎達曰。又就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義氏而字叔者。○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方氏慤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而在東井。其景

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景丈有三尺。以爲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林氏之奇曰。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則何獨於南方言之。周官冬夏致日。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朱子曰。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爲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也。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王氏天與曰。案月令疏云。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此朱子之所引也。以此推之。自仲春至仲夏。滿九十一日有奇。而星宿隨天所過之度。亦積至九十一度有奇。故夏至初昏。星鳥嚮西。而星火正見南方。下文星虛星昴亦然。此四時中星所以不同也。○申氏時行曰。敬致。與寅賓寅餞不同。蓋夏至之日。既行於北陸。而不同於春秋之晷。測候之所。又在於南方。而不同於出入之處。故於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此所謂敬致也。○潘氏士遴曰。夏至午時。立八尺表。表下橫置尺五之土圭。相齊。恰長一尺五寸。便是地中。

【案】堯時夏至日躔在星。而初昏中星爲大火。今夏至日躔於觜。而初昏中星。則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集傳】西。謂西極之地也。〔地理今釋〕西。朔方。案史記五帝紀注。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漢屬隴西郡。非也。西縣秦置。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界。非以和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爲西縣。猶朔方之不

可爲朔方郡。皆不當專指一處。黃度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則北限沙漠荒茫。攸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爲大界。或曰。山海經。北荒有幽都山。皆爲附會。此說良是。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孔氏安國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申氏時行曰。納日在酉時酉位。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爲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孔氏穎達曰。宵。陽氣消也。星虛。北方玄武之時。並見。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孔氏穎達曰。虛。玄武之中星。七星。秋分之日昏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谷者。日所行之道。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言納日。即以夜言之。○王氏肯堂曰。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也。中。故舉宵。○孫氏覺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日中永短之日也。日夜之日也。○潘氏士遴曰。四方之職。皆互文見。宅西。則嵎夷爲東可知。朔方爲北可知。舉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爲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

永短可知。春中星仝舉七宿之鳥。則夏秋冬之爲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立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

集傳 堯時秋分日躔在房。而初昏中星爲虛。今秋分日躔於翼。而初昏中星則斗宿第四星偏東數分餘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集傳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李氏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朱氏祖義曰。即幽州也。史記。黃帝之地。北至幽陵。

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朱子曰。朔易。亦是時候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日短星昴。孔氏穎達曰。西方七宿。昴星也。昴爲虎之中星。故昴爲白虎七宿之中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孫氏炎曰。室中隱隩之處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歷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

政不失時也。又案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朱子曰。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因附著于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王氏安石曰。北方。以位言之。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則草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之意。故謂之幽都。○程子曰。落下閎作歷。言數百年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林氏之奇曰。鳥獸孳尾希革毛毵氄毛。蓋萬物之微。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

故作歷者觀此以候天時之蚤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鴈來之類。是堯典之遺法也。○朱子曰。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於午。今比堯時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太史公歷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歷。劉歆三統歷。唐一行大衍歷。皆止用之二三年。卽差。王朴歷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亦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呂氏祖謙曰。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終萬物之意也。○陳氏埴曰。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然星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其法以初昏爲候。故堯典之所指。卽謂昏中也。其以星鳥言者。是以四象言也。其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爲四象。十二分之。則爲十二辰耳。然堯典但提其大綱。若歷家則轉加密矣。故月令析爲十二。三統析爲二十四氣。且兼旦中而言。則愈析愈密。固不厭析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其度而得一。謂零散數也。其一晝夜左

旋一周天而又奇一度。置周不數。而獨數其奇。故謂星日行一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卽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六十六。卽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玉衡窺之。毫釐不差。斯可以定節氣。而成四時。若三統分二十四氣。在歷家且爾。況月令堯典乎。古今歷法不同大抵較疎密耳。○陳氏大猷曰。案歷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歷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未知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歷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陳氏櫟曰。訂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烏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歷以與天合哉。既當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則執經膠泥。以求與古合。決所不可也。○金氏燧曰。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三年者爲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潘氏士遴曰。凡測星。治地令平。覘而圜之。徑二十步。周三百六十五寸二十五分。一尺爲一度。以象周天之數。立一表于地圭之中。命曰中表。不動。從表之北。向南而望星。置一表於正南之經頭。命曰游儀之表。每日逐星西過。以尺量其下。去所表之數。每一尺。爲一度。候星以牽牛爲始。望星在正南之昏時爲法。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後。虛星來中。故虛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中。故虛爲十二度。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集傳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孔氏安國曰匝四時曰朞○鄭氏康成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歷日○陸氏德明曰十日爲旬六旬有六日有讀爲又古又有通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氏蒧宗曰在天成度在歷成日○胡氏方平曰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箇二百三十五分也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陳氏師凱曰歷家額設一日細數也二百三十五者即四分日之一也○胡氏方平曰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一日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胡氏方平曰十九分度之七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

日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陳氏師凱曰。即上除三十四分三分之二也。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陳氏師凱曰。歷家設此爲常額。多於此者爲盈。少於此者爲虛。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胡氏方平曰。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分。是於三百五十四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胡氏方平曰。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

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一周。依舊只在角上。天則一日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陳氏師凱曰。十二箇二十九日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陳氏師凱曰。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陳氏師凱曰。以九百四十。爲一日之法。而除五千九百八十八。得六箇九百四十。爲一日之法。而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黃氏瑞節曰。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餘三百四十八分也。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陳氏師凱曰。有全日三百四十八。并餘分之積。得六

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金氏燧曰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黃氏瑞節曰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胡氏方平曰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一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繫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與成數也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

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黃氏瑞節曰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日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予之一月入於

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一歲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王氏肅曰。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孔氏穎達曰。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也。○無閏時不定。歲不成。故須置閏以定四時。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黃氏度曰。秦顓頊歷。置閏在歲後。堯歷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遂爲後世法。○朱子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歷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

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閏歷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歷不會差。今歷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濶。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歷法。於這四界分作八界。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同故耳。只是不曾推得定。移來湊合天之運行。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歷。便合并天運所躔之處。都算在裏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可以正而不差。今人不曾得箇大統正。說天之運行有差。不知天之運行合當如此。○呂氏祖謙曰。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定。一歲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歲。○金氏履祥曰。周天概舉全日。而中星亦通舉辰象。其閒度刻。則有司隨時推之。以與天合。後世度不足而析爲分。分不足而又爲秒。有爲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太初則又爲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少。劉氏王氏又爲五百八十九分日之百四十五。唐大衍又析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而每歲日餘三十七分大。至朱震統元歷

析一度爲萬分。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分秒愈多。算法當愈密。久亦未嘗不差者。聖人言天常寬。而歷則密。後世作歷常密。而於天反疎。蓋聖人因天以定歷。後世制歷以推天也。○王氏肯堂曰。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故先舉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大數。以見一歲之盈虛。而以置閏月爲定四時成歲之要。以定四時爲成歲之要。歲成於時。時定於月。月正於日。此作歷之要也。

【義】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卽今歲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歷爲一度。在歷爲一日。是以天周卽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考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奇零。勢難齊一。惟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蓋天周爲起數之宗。天度旣整。然後以整馭零。爲法較易。故今時憲歷定天周爲三百六十度。度爲六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爲十二時。時爲八刻。刻爲十五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二四二一八七五。當十二時中二時七刻零三分四十五秒。歷代以來。雖餘分多寡。稍有增損。要皆本乎堯典之成數而修明之。至月與日會而有合朔。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朔策之不齊。而氣盈朔虛之數以生。乃置閏以通之。使四時成得其正。此堯典之法。所以爲萬世之規範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集傳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焉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

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堯任義和衆功已廣復求賢人欲任用之○林氏之奇曰虞書上采堯事爲舜典張本則必推本舜之所以得天下於堯使朱果胤國之君則其事不應載之堯典史記作嗣子丹朱其說是也○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呂氏祖謙曰登庸者大用之意也○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啓明以爲善小人因啓明以爲惡○姚氏舜牧曰上古爲治只是一箇順看此處若時若采及舜典若工若上下

草木鳥獸可見。○龐氏招俊曰。時字。泛指氣化。若者。因風氣漸開。而盡裁成輔相之道。值人文已著。而樹經綸調變之功也。朱以啓明之才。用之罷訟。必致逞己見。拂時宜。故決其不可。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集傳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孔氏穎達曰。僝然見之狀。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朱子曰。方鳩僝功。語未可曉。亦未灼然知僝功為見功。且依古注說。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孔氏穎達曰。貌象恭云滔天。其說難通。故齊唐以來。皆以象恭為貌恭。朱子曰。方鳩僝功。語未可曉。亦未灼然知僝功為見功。且依古注說。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朱子曰。羨文也。

小可見。鍾氏庚陽曰。上順時。總治之職。此順事。分治之職。

集說 陸氏九淵曰。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跡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時氏瀾曰。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容嗟歎憫之心。○陳氏櫟曰。兜共四凶之二。同惡相濟。敢為欺罔。堯已燭其姦。未及誅之耳。舜既受禪。長惡不悛。故罪之。○羅氏欽順曰。嚚訟圮族。剛惡也。靜言庸違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足以概之。○申氏時行曰。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靜言庸違者。言行不相顧也。象

恭者表裏不相符也以之順事安能有實績乎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姚氏舜牧曰驩兜是黨惡的人與放齊不同然共工方鳩僝功亦是實事小人欲自見於天下何嘗不竭力供職微著其功惟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任以大事必至傾覆耳○王氏肯堂曰事而曰若者凡事莫不有當然不易之理遵而行之無所違悖是之謂順知此則雖通變宜民亦行其所無事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氾濫而逆流也割害也孔氏穎達曰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孔氏穎達曰周語云有崇伯鯀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歎其美而薦之也

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者。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舉之之意。潘氏士遴曰。說文。異。舉也。曰舉哉。便有不得已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朱子曰。異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孔氏穎達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年之別名。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李顒曰。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耳。○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而百官謂鯀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

功耳。○程子曰。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汜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汜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弗成。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薛氏季宣曰。四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黃氏度曰。箕子曰。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水失其性而五行皆亂。彝倫由是而斁。是之謂毀其類。堯見微知著。衆人固不識也。夫有材而不知道。道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朱子語類。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問堯既知鯀。如何猶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狠拘自是。所以楚辭說鯀悻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壞事處。○庸命方命者。皆謂命令也。庸命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時氏瀾曰。觀往欽哉之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材。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圮。自然成功而有餘矣。○陳氏經曰。聖人觀人。觀其心術。不觀其才。朱之啓明。共之僝功。鯀之試可。其才豈無所長。心術不正。其才適足爲爲惡之資耳。○陳氏大猷曰。於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吳氏澂曰。邵子皇極經世書。帝堯六十一載。命鯀治水。六十九載。其績弗成。或疑績用弗成。蓋在舜既徵庸

之後。史言之於此。以終上事也。○申氏時行曰。上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下而圮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以順水之道而治之哉。堯之所言。謂其德之不足用也。岳之強舉。取其才之猶可用也。堯知之而復用之者。蓋以方割之民。不可以坐視。而一己之見。不可先四岳耳。此堯所以有愛民之仁。而卒不失爲知人之智。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集傳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巽。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蘇氏軾曰。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王氏肅曰。虞。地名也。○皇甫氏謐曰。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黃氏

度曰。虞今解州安邑縣。俞。應許之辭。子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程子曰。烝烝。勉益漸進之意。○陳氏埴曰。不格姦。亦謂能感動其慈愛之心。至於和豫。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

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閒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陳氏埴曰。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皇輿表。河中府。今平陽府。河東縣。今蒲州。並隸山西。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孔氏穎達曰。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薛氏季宣曰。嬀水。出解州解縣。地理今釋。嬀。汭。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案孔安國傳云。舜所居嬀水之汭。經典釋文云。汭。水之內也。皆不以汭爲水名。而水經注云。歷山有舜井。嬀水出焉。南

曰嬀水。北曰汭水。異源同歸。渾流南入於河。史記正義亦引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今考山西平陽府蒲州南有嬀汭二水。皆南注大河。與水經注地記二書合。蓋汭本訓北訓內。又爲小水入大水之名。或後人見嬀水北有一小水入嬀。遂蒙堯典文而加名耳。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以二女妻舜。觀其施法度於二女。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司馬氏光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所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所難也。○程子曰。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四岳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疑以爲岳可授。則盍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爲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己者。必見推矣。遹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事次序。理自當然。○曾氏旼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時無百揆。則官無隆於四岳。四岳之賢於羣臣可知。想其德未足以宅百揆。則於庸命有所不能可知。古之人自知甚明。其所不當受者。雖與之天下。不受也。○

朱子曰。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上古人壽長。傳數世之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呂氏祖謙曰。明明揚側陋。見堯爲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閡。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堯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爲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爲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時氏瀾曰。四岳之舉舜。指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於家庭之事而觀之。○眞氏德秀曰。堯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斥而歎之。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此其所以爲聖歟。○陳氏大猷曰。舜自處頑嚚傲之間而盡其道。固難。使二女處焉而亦盡其道。尤難。使非化二女。與己同德。安能如此。二女。亦舜之儔也歟。○羅氏欽順曰。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

總論

程子曰。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以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呂氏祖謙曰。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爲辭。○熊氏禾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略述其開物成務大概而已。創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

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也。○人君以一身出而爲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爲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財成之道。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董氏鼎曰。帝堯爲五帝之盛。帝堯典爲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歷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歷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者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讀是書者。宜亦曰毋不敬。○薛氏瑄曰。書載堯舜之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

古之帝王。有治法。有道法。有心法。治法。三才並建。命羲和以歷象。所以治天時也。咨四岳以俾乂。所以治水土也。咨若時若采。所以治民事也。遵法者。欽明以下至親睦平章。皆是也。惟心法。則欽之一字。可以聚衆德。貫治道。聖聖相傳。不越乎此。非獨一書中綱領。卽堯典一篇。三致意焉。雖其說必待程朱發之。而大昭其義。然上古史官。實足窺見大聖之精微。其言已揭日月而行矣。舜典悉同於堯。二聖人所以爲千古立極。禹湯文武周公。寧外是歟。雖然。用人乃爲治之最要者。所以末三節歸重於疇咨。可見不得其人而輔佐之。雖堯舜不能爲治。則知人之難。可不兢兢慎之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

舜典

集傳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

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案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愼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集說 程子曰舜典篇末載舜終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朱子曰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是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金氏履祥曰子王子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未嘗分也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案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集傳 華光華也協合也王氏肯堂曰再見不二曰協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眞氏德秀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此云允塞即誠義也玄幽潛也升上也孔氏穎達曰從下而上謂之升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于堯姚氏舜牧曰重華即復旦之謂因言其日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程子曰玄幽遠之稱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上聞於堯申氏時行曰升聞如師曰有鰥帝曰予聞是也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舜在畎畝之間潛德顯彰於外升聞天子之朝○程子曰虞舜側微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於帝位言以聖繼聖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此句總言舜事已下重敘其德也○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譬論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爲寶矣○林氏之奇曰堯舜充實輝光之德塞乎天地之間初無異也而史官經緯錯綜以成文體於堯典先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而後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蓋言堯有如是之德故能有如是之輝光也舜典先言重華協于帝而後言濬哲文明蓋言所以有如是之輝光以其有如是之德也○朱子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德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此是就事

上說。塞。是其中實處。○王氏炎曰。濬哲存於內。發於外。則爲文明。溫恭形於外。根於內。則爲塞實。此則光華之所從生也。○呂氏祖謙曰。重華者。舜盛德重光合照。如日月遞明。常有輝光相暎。與堯渾然無異。○時氏瀾曰。舜之德聞於上。堯之聞逮於下。二聖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閒。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閒也。○金氏履祥曰。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迷。臣道也。○陳氏櫟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盛德。由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華。本於幽潛而未見言之。則曰玄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閻然而日章同意。○陳氏雅言曰。堯有是德之光。而舜復有是德之光。夫是之謂重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夫是之謂協。此其德之發於外者無不同也。○杜氏偉曰。本言二聖之合德。却言其光華者。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恆於其發處見之也。○王氏肯堂曰。程子以乾之初二爲舜之側微耕漁時德在幽潛而竟升聞於上。正見光華不容掩處。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集傳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程子曰。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吳氏澄曰。此試之以教。萬民之事。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王氏炎曰。入處其位。故曰納。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吳氏澄曰。此試之時以總百官之事。

欽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孔氏安國曰。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吳氏澄曰。此試之以臨諸侯之事。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程子曰。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能盡人倫。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乃遺之。可乎。○張子曰。父子至朋友。其有分也。故謂之五品。其有彝也。故謂之五典。爲父子者。教之使有親。爲君臣者。教之使有義。至於夫婦長幼朋友。亦然。故謂之五教。○林氏之奇曰。孔氏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此說不然。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當堯時。官無尊於百揆者。大錄萬幾之政。非百揆而何。既納于百揆。又納于大麓。必無此理。○賓諸侯于四方之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睦。如詩

所謂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是也○朱子語類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爲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曰若爲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納于大麓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若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是好○呂氏祖謙曰慎徽有在寬之意○時氏瀾曰敷之意徽有在寬之意○時氏瀾曰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僞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納百揆內治也賓四門外治也○陳氏大猷曰或問左氏傳舜舉八元布五教於四方舉八凱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歷試之時而書以爲舜自爲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舜能舉賢以爲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爲也○董氏鼎曰此一節與堯典以親九族而九族睦至協和萬邦而民時雍語意氣象相似分明一句是感下句是應見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處○薛氏瑄曰揆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從時敘蓋時至事起化至神流非舜使之敘而自不先不後而敘也○申氏時行曰此承上乃命以位而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慎徽言其敬畏小心以美人倫使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天敘天秩蔚然於皇極之內也克從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惇典庸禮可知納百揆以德而爲率作之權也時敘則大綱舉萬目張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四門穆穆則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風雷是偶值其變觀其弗迷則見其有絕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懾又可知蓋處職而盡職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變亦足以見其德也○王氏肯堂曰五典在人爲秉彝懿德惟不親不遜故失其美耳舜敬以美之直從他克諧以孝一段躬行心得處昭布出來爲勞來匡直輔翼之施使天下之爲父子兄弟者無不反薄歸厚而相親相遜是五典之美

自舜之一念兢兢業業處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集傳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王氏肯堂曰所行之事即歷試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程子之事以考曰詢謀汝所行之事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

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程子曰聞其言則堯知其聖也○蘇氏軾曰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爾其成當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林氏之奇曰唐虞官人之法必先察其言然後考其成功之稱否而加黜陟焉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朱子曰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耳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時氏瀾曰當是時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蓋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集傳 上日。朔日也。孔氏穎達曰。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王氏炎曰。堯所從受天下者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據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大禹謨言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此上日。宜爲朔旦。特史官變其辭而云爾。猶正月朝會謂之元會。元會亦不用朔日也。豈有受命于神宗。獨用朔日。而受終于文祖。獨亦不必爲朔日乎。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既不必爲朔日也。則上日亦不必

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舜有再遜之辭。史官闕焉。當有如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諸者。卽大禹謨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書者當知之。○王氏樵曰。堯於舜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始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而加諸上位。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人無聖人之明。而欲舍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申氏時行曰。堯之禪位。不於立德升聞之日。而必於歷試三載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舜當歷數之在躬。猶謙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也。

附錄 金氏履祥曰。王文憲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此。○曹氏學佺曰。案此下疑有闕文。金氏取論語補之。以接受終之事。且使禹謨十六字心傳。有所本云。

爲上旬之日也。曾氏以謂舜之受終。其日不可以不卜。之而朔日不吉。則用上旬之日。下言用朔日。蓋朔既吉。不須用他日。此說雖長。然而世代久遠。時日之詳。不可得而考。曾氏之說。亦不敢以爲必然之論。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爲堯。則文祖亦可指爲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爲必然之論。○董氏鼎曰。堯老舜攝。堯之爲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身爲始終。昔由祖以有其始。今告祖以受其終。此爲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之責也。○潘氏士遴曰。易坤六三曰。無成有終。文言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用六曰。利永貞。象曰。以大終也。易陽爲大。陰爲小。以大終者。左右其大以有終也。當時堯命舜陟帝位。舜固讓舜之受終。正受代堯終。皆以終

堯事。所謂成厥終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集傳 在。察也。楊氏簡芳曰。察心目在是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馬氏融曰。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橫而設之。所以窺璿爲衡。蓋貴天象也。璣爲轉運。衡爲橫簫。璣而齊七政之運行。孔氏穎達曰。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吳氏澄曰。各有

限節度數。如國家之政然。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馬氏融曰。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蓋歷象授時。所當先也。

○案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陳氏師凱曰。案此段注全據孔氏疏。此所謂天文志。乃蔡邕所作。非諸史之志也。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晉天文志云。一曰蓋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孔氏穎達曰。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但絕無師說。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晉天文志云。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隕。三光隱映。以爲晝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陳氏師凱曰。此說是吳中常侍盧江王蕃所作。晉志亦引之。又晉志及孔疏。裹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今蔡傳諸本。竝訛作裹字。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陳氏師凱曰。此度是自東數向西去。直排定者。如機上數經絲也。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

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陳氏師凱曰。此下數句。論度數。直至冬至去極數緯絲也。愚案渾天家見天體圓如彈丸。南北東西縱廣。如一。遂借三百六十五度閣狹之限。橫布於天。以記二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中間所隔廣狹多寡之數。是以渾天說中所論度數。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讀者宜別之。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揚氏雄曰。或問渾天。曰落下閎。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陳氏師凱曰。此皆據孔疏漢志不載。今案隋志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古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閎爲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歷。或其所製也。隋志分儀象爲二篇。謂機衡爲儀。謂有機無衡者爲象。故注疏及傳亦或言象。或言儀。各有所指也。宋錢

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陳氏師凱曰。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南史無傳。隋志言徑八尺者。漢候臺銅儀也。又云。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太史令錢樂之。采效儀象。鑄銅爲之。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以爲渾儀。則內缺衡管。以爲渾象。則地不在外。是別爲一體。愚案孔疏與正史大同小異。蔡傳止據疏義耳。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陳氏師凱曰。渾儀至唐李淳風一行而法甚密。本朝因之者。言宋亦因用舊儀。不曾改創法度也。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俞氏震曰。名地平環。此地面四方之象也。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俞氏震曰。名天經環。此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背刻去極度數。陳氏師凱曰。皆是自北數向南去之度。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俞氏震曰。名天緯環。上下與天經相銜。東西與地平相銜。此天腹赤道之象也。背刻赤道度數。陳氏師凱曰。皆是自西數向東去之度。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

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俞氏震曰。制卽如天經黑雙環。在內而差小。銜附黃赤二環。以轉動。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俞氏震曰。制亦如天緯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銜。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俞氏震曰。上下亦與三辰雙環相銜。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俞氏震曰。鎖定黃赤二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陳氏師凱曰。案新唐書。天文志。貞觀初李淳風上言。舜璿璣玉衡。渾天儀也。太宗因詔爲之。七年。儀成。帝稱善。置於凝暉閣。又舊唐書天文志云。開元九年。詔一行與梁令瓚更造渾儀。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其規環尺寸。具載唐志。宋太宗更名太平渾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俞氏震曰。在內而又小。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俞氏震曰。直距者。銅板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所謂望筒者。卽玉衡也。外指兩軸。

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俞氏震曰。右渾儀三重。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鑄。一樣二合爲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北二極之次。有孔銜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運轉。軸如管。虛中。其外有臍兩脣。以閒隔三辰四遊之位次。○陳氏師凱曰。爾雅疏云。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愚謂天動地靜。地氣雖升降。而地之體則隤然不動。所謂四遊。決無此理。輒據此以釋四遊儀之所以得名耳。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史記天官書索隱云。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璿。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晉志。魁四星爲璿璣。杓三星爲玉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集說　蔡氏邕曰。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孔氏穎達曰。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

事。見於經者。惟有此璿璣玉衡而已。○鄧子曰。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林氏之奇曰。曾氏云。步七政之軌度時數。而以轉璣窺衡。兩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爲陵歷鬬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之所見者。皆其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堯之歷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言者。皆道也。於此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不然。夫堯典所謂歷象。卽舜典所謂璣衡。舜典所謂七政。卽堯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夏氏僎曰。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八十分度之百四十分度之七。七政躔度長短多寡不同。如此。然必謂之齊者。沈存中謂熙寧中受詔。典領歷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卽玉衡也。○朱子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一日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人之臍帶也。○歷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眞氏德秀曰。舜受終之初。察璿璣以揆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張氏居正曰。帝王致治之道。莫大於敬天勤

民。故帝堯卽位。卽命羲和欽若昊天。帝舜受攝。卽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敬天勤民之心。先後一揆也。○申氏時行曰。在器者。有隱見完否之弊。在天者。亦有轉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天運難見。卽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湮。驗諸天而益合。則一推步之閒。而天時以定。歷法以審矣。此固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爲敬授人時之地者也。○王氏肯堂曰。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卽爲歷數。故謂之政。天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定數。合爲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人閒歲時日月之候。歷數所以算之。儀象所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七政齊而四時正。此歷象授時所當先也。

璿璣玉衡。乃治歷觀天之器也。歷之理。非數無以顯。而數非象無以明。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天。惟月之距地爲近。次日。次遠。七政之行。惟月之左旋爲速。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恆星爲最遲。又就其行度細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復有遲留順逆之不同。必有以齊之。而後歷可治焉。然七政之行。必紀於天之度。而天度不離乎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於赤道以會於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於黃道以會於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爲黃緯。聖人觀天地之經緯。七政之運行。而爲璿璣以象之。復爲玉衡以窺之。以察日之南北。則節氣之蚤晚可辨。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永短可分。以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至於五星之會日沖日。而有順逆遲留。與夫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凌犯。俱可推步而不爽。是卽所謂齊也。蓋璿璣之設。象天體之經緯。玉衡之製。窺七政之運行。歷家雖有周髀

宣夜渾天之異名。要皆與璣衡相爲表裏者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集傳 肆。遂也 程子曰。猶言於是也 類。禋。望。皆祭名 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 孔氏穎達曰。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 禋精意以享之謂。孫氏炎曰。潔敬之祭也 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 鄭氏康成曰。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用少牢。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鄭氏康成曰。相近。讀爲禳祈。郤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鄭氏康成曰。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爲禜。禜。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此舉邱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而洛誥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經傳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是精誠潔敬之名耳。○蘇氏軾曰。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魯諸侯。故三望而已。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禮。爾考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林氏之奇曰。自形體而言之。則謂之天。自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其實一也。○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爲崇。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張氏居正曰。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於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集傳　輯。斂。孔氏穎達曰。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　瑞。信也。公執桓圭。周禮疏云。桓。若屋之桓楹。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薛氏季宣曰。桓圭。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爲飾。信圭。直之。躬圭。粗之。穀。粟文。蒲璧。微麤。瑞器。其總名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

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周禮疏云。方四寸。斜刻之。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孔氏穎達曰。州牧各監一州諸侯。○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爲散布。故爲還也。羣后。卽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四岳則盡率方岳之諸侯。羣牧則各率其方之諸侯以從。四岳猶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於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朱子曰。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禮。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陳氏雅言曰。輯瑞於攝位之初者。將以驗其

信否而盡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既覲之後者。所以與之正始而示夫更新之義也。○鄧氏孝孺曰。四岳領羣牧。羣牧領羣后。制也。不曰班瑞於岳牧。而曰班瑞於羣后。紀實也。○陸氏鍵曰。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亟見爲數。下不以後至爲慢。此爲攝位而異其禮。亦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

集傳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蓋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守。考制度于四岳。非與覲岳牧頒瑞同在一年之中 岱宗。泰山也。應氏劭曰。岱宗。魯頌作泰山。周禮作岱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 柴。燔柴祭天也。五岳之長。地理令釋岱宗。長也。五岳之長 朱子曰。燔柴以祀天。而以祀山川也。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注家以至岱宗柴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於山川爲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於山川。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孔氏穎達曰。祭五岳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四川。如祭伯子男之禮。祭山川。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曾氏旼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爲九十日常有餘。月之爲三十日常不足。故協之爲難。幷時之有餘月之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而七閏。閏之爲言。謂之會。時月之朔由章會至于統元。則至與朔合焉。此之謂協時月。日。在天爲度。在歷爲日。時月由此積焉。故正之。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林氏之奇曰。古者天子歷官。主頒朔於諸侯。諸侯有差也。○朱子曰。只是合同其時月日爾。非謂作歷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班氏固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王氏天與曰。蓋空圍中九分也。而黃鍾之長九寸。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大簇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粢實六寸二分八釐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釐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故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至角聲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愚謂五聲之生數數少者清數多者濁天一生水數最少故羽最清天五生土數最多故宮最濁地二生火故徵之清次羽地四生金故商之濁次宮天三生木居四者之中故角音之清濁亦居四者之中也實本于河洛之自然豈人力之所強爲哉以之審度而度長短班氏固曰度起于黃鍾之長而五度審矣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班氏固曰量起于黃鍾之龠而五量嘉矣則黃鍾之管其容于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陳氏師凱曰蔡傳謂十龠爲合蓋誤於孔疏也漢志合龠爲合則一斛該萬龠而量過於大矣據朱子文集亦作合龠爲合蓋合者取合幷二龠之義若謂十合爲合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班氏固曰衡權起于黃鍾之龠而五權謹矣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

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林氏之奇曰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蓋律歷之法同起于數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由矩生繩由繩生準而天下制度舉不出于此矣堯歷象之時制度已備舜之時不過同之協之而已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麤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修之子曰修品節之也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鄭氏康成曰羔取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林氏之奇曰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惟五玉則禮畢而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朱子曰此

段疑有錯簡。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也。王氏樵曰。如簠簋籩豆之屬。爲吉禮之器。衰絰冠屨之屬。爲凶禮之器。旗物鐸鏡之屬。爲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爲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爲嘉禮之器。是也。周禮六器。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玉。贊璧以帛。琮以錦。圭以馬。璋以皮。琥以繡。璜以黼。卽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朱子曰。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南岳。衡山。孔氏穎達曰。釋山又云。霍山爲南岳。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地理今釋南岳。周禮作衡山。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地理今釋南岳。周禮作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又長沙府界。西岳。華山。地理今釋西岳。禹貢作太華。周禮作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北岳。恆山。地理今釋北岳。禹貢作恆山。漢避文帝諱。改常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隸眞定府界。案恆山自班固漢志載於上曲陽。今眞定府曲陽縣。酈道元水經注以下咸宗之。然今曲陽縣治。去山趾一百四十里。不若渾源之近。本朝釐正祀典。祠恆山於渾源州。當主渾源爲是。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林氏之奇曰。巡守四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年而周四岳。然後歸也。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

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於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必以歲二月東巡者。朱博士曰。天子巡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之乎東。夏則之乎南。秋則之乎西。冬則之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自北而歸京師。亦其理也。此說盡之。○律之十二。又生於歷之十二。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禮有因革損益。故曰修。○胡旦疑一歲不能周萬五千里。此不然。叔恬問王通。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爲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耶。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矣。此先王之誠心。二說孰是。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巡守亦非舜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舊說皆云如五器。謂卽是諸侯五玉之器。初既輯之。至此禮既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如者亦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是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

岳相去甚近矣。又云。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往一處。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呂氏祖謙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對越在廟。慙愧可知。○自此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陳氏經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也。○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集傳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王氏樵曰。如教養萬民等事。是也。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

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孔氏穎達曰。功成則表顯其能用。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集說】鄭氏康成曰。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又如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皆庸以車服之證也。○林氏之奇曰。以封建爲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舜五載一周四岳。覲諸侯。考制度。定禮樂。以一四方之視聽。其間四年。則使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考試其言行而黜陟之。於是諸侯皆奉天子之政令。莫敢有異議者。茲其所以爲唐虞之治也。○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不同耳。○朱子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閒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則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則巡守去回禮一番。○問古之巡守。不至如後世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曰。春秋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爲衛。則天下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時氏瀾曰。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提警之。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致有廢置更改之患。○姚氏舜牧曰。堯贊舜曰。乃言底可績。言不底績。徒言奚爲。此敷奏之後。又加以明試也。○盧氏廷選曰。敷奏者。言其已行之政事也。試而曰明考。覈功實也。羣牧考羣后。

四岳考羣牧。天子坐明堂以聽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集傳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幷營也。中古之地。朱子集作古者中國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孔氏穎達曰。知分冀州爲幽州幷州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幷。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幷。職方幽幷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濬川。林氏之奇曰。洪水旣平。不可以不時而疏導之也。濬導十二州之川也。孔氏穎達曰。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鎭。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

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幷。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敘也

程子曰。上古九州舜始分爲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封十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逈蓋表其山爲一州之鎮耳。○楊氏時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強爲之說。○陳氏雅言曰。肇十有二州者。定疆理之制也。封十有二山者。表州域之鎮也。濬川者。防壅塞之患也。至於川之濬者。不以數拘。大者濬之。小者亦濬之。天下之患常起於微。聖人之智常察其幾。山之表識。無待於致詳。水之疏導。則不容以或略。此史臣書法所以異也。○王氏樵曰。案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盡河爲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於九州爲最大。夫分州置牧。所以聯屬諸侯。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有所不及。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幷。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幷入於冀也。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幷。而無徐梁營。蓋周又分冀爲幷。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而省徐之治爲無爲不知其初固大有爲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集傳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朱子曰。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又曰。此言正法象。如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刖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孔氏安國曰。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孔氏安國曰。以鞭治官事之刑。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禮記學記注曰。夏。楸也。楚。荊也。爾雅注云。楸。今之山荊也。孔氏穎達曰。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楸。○孔氏安國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孔氏穎達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傳黃金。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

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陳氏師凱曰典刑最重流宥次之鞭輕扑又輕贖又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程子曰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陳氏師凱曰指眚災肆赦或由輕而即重陳氏師凱曰指怙終賊刑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聖人原人情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使君子不陷於無辜。小人不至於苟免。人將遷善遠罪。日趨於君子之域。此則刑期無刑之謂也。荀氏云。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薛氏又論世俗以爲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歟。○朱子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衔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窮奸滔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於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象以典刑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流宥五刑者。犯此五刑。而情輕可恕。則流以宥之。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如周禮治胥史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肉刑。至於過誤必赦。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流宥。

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恤刑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曰多有人解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於恤之恤耳○金氏履祥曰眚災肆赦者蓋罪重而情輕不原其情則絕人自新之路怙終賊刑者蓋罪輕而情重不誅其罪則亦爲長姦之門○陳氏雅言曰不欽則或失之於慢不恤則或失之於慘刻二者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故必主之以欽而加之以恤此傳所謂欽恤之敬之心未始不行乎其閒者也○王氏樵曰孔疏云敬之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程子曰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云殛死猶今言貶死洪範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閒恃險爲亂者也地理今釋三苗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記正義曰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地理今釋幽洲案說文洲通作州括地志云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洲居此城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朱子曰或云在澧州慈利縣○皇輿表澧

州今岳州府。地理今釋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地理今釋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案蔡傳云。三危。西裔之地。即禹貢所謂三危既宅者。禹貢言竄是屏之遠方。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當仍在近南之地也。存此備考。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程子曰。磁縣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或敗功害事於彼耳。地理今釋磁縣今屬廣平府。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鄉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陳氏師凱曰。可怒者在四凶。非舜之私意怒之也。程子云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陳氏師凱曰。文公十八年注云。渾敦無面目。不開通之貌。窮奇。其行窮。其好奇。檮杌。凶貌。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孔氏穎達曰。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程子曰。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刑也。大抵流放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以地之善

惡遠邇爲差。○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也。○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欲其面革畏罪而已。苟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雖堯舜之盛。於此未嘗無戒。戒所當戒也。○孫氏覺曰。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林氏之奇曰。據舜誅四凶。在於歷試之初。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在命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先後之辭。如此者。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慎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爲證。非謂先肇十有二州而後誅四凶也。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也。○薛氏季宣曰。四凶至舜而去。或者遂謂堯不如舜。罪惡未著。堯當咈衆而誅之乎。待其罪而後誅。堯舜之心一也。○眞氏德秀曰。欽恤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耳。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流放竄殛。舊說以爲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後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後之羈管編隸。○胡氏居仁曰。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禹皐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駕馭之。他亦不敢露其惡。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孔氏穎達曰。堯壽百十六歲。注。六誤爲七。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遏絕。密靜也。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程子曰。言庶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則君子可知。

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卽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集說　王氏炎曰。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時氏瀾曰。自此以前舜之治事甚詳。自此以後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若有所不親者。蓋堯在。舜猶臣道也。舜卽位。行君道也。於前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於後可以觀乾知大始之義。○陸氏鍵曰。雖紀帝堯君道之終。實見帝舜相道之久。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集傳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林氏之奇曰。朔日而謂之元日。猶人君卽位之始年。謂之元年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

也。○復至文祖廟前以攝位告。今以卽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祖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自此以下。言舜眞爲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張氏居正曰。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卽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王氏樵曰。自此以前。當知舜之所以事君。自此以後。當知舜之所以爲君。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集傳 詢。謀。闢。開也。舜旣告廟卽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壅蔽者。申氏時行曰。闢四門者。廣賢路也。明目達聰。達民隱也。○劉氏應秋曰。廣賢路達民隱。卽知人安民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唐孔氏云。告廟旣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大仕路。致衆賢。使爲已遠視聽四方也。蓋四岳之職。主招延衆賢。以待上之所求。爲天子之耳目也。故必咨訪詢問之。惟其闢四方之門。則天下之仕者皆願立於朝矣。○朱子語類。問明四目達四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覲岳牧。初卽位則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明目達聰。謂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推其本原。固出於帝舜不自用其聰明之所致。○胡氏士行曰。此舜取人爲善。公天下之大也。十二牧九官之事。皆由此得之。○金氏履祥曰。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陳氏櫟曰。自此至惟時

亮天功。紀舜初即位事。闢四門有以天下爲一家之氣象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王氏樵曰。百揆總內而不可以兼內。故設四岳所以關通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者也。○天下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獄訟不平其冤者。失賢不舉者。天子必知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申氏時行曰。舜攝位二十八年。其於天下之賢宜無不知。於天下之情宜無不照。及其即位。乃首詢於四岳者。將以盡來天下之賢才。而惟恐有一人之不得自進。將以盡見聞天下之事。而惟恐有一事之不得自通。蓋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集傳】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林氏之奇曰。李校書曰。時皆訓是。此食哉惟時。先儒乃謂當如敬授民時之時者。句自此絕。則訓字當異。此蓋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顧氏錫疇曰。柔能以教化言。所以維此養道也。柔是順其自然而導之。不強之以所難也。能者有教其所不能。責其所可能。意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

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

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

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集說 朱子曰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使之帖服之意○時氏瀾曰難任人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既無任人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陳氏櫟曰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舉而外夷服欲州牧以是爲國而牽諸侯也○金氏履祥曰每州以一諸侯之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其利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歉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惡壬佞率諸侯者如此則當時風俗治體可知矣蠻夷率服推言其效也○孫氏繼有曰上四岳總外治於內者此州牧總外治於外者生養失遂不可謂牧教化不興不可謂牧舉錯不明不可謂牧五者均重皆牧民之事親君子使造福於民難壬人不使貽害於民皆善牧之道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集傳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林氏

之奇曰。亮采者。輔相之義。與寅亮天工。弼亮四世之亮同。爾雅曰。亮。左右也。以是知亮有輔相之義。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孔氏穎達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林氏既即政。故求置其官。之奇曰。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孔氏穎達曰。禹代鯀爲崇伯。以其伯爵。故稱伯禹。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孔氏穎達曰。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爲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稷。首。首至地。稷田正官。孔氏穎達曰。獨稱官者。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眞即帝位而稱帝也。

集說　劉氏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林氏之奇曰。書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恐涉於疑似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聖人以公天下爲心。一有所廢置。必與衆共之。未嘗徇一已之私見。○朱子曰。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呂氏祖謙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陳氏經曰。舜豈不知禹必詢於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馬氏明衡曰。舜即位之初。即切切求賢以任事。與堯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皆是一意。聖人之治天下。無有急於此。故孟子謂堯舜急先務親賢者以此。○王氏樵曰。治莫急於相故舜詢岳咨牧之後。即求百揆之人。其次播穀。其次敷教。其次明刑。其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焉。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納言。以相與保治於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而萬世治天下之大規格。不出乎此。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集傳　阻。厄。飢。孔氏穎達曰。黎民阻者。洪水時。林氏之奇曰。謂往者洪水之時。后君也。有爵土之稱。蓋雖在朝爲公卿。而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蓋當時稱后。非獨稷一人。如呂刑稱伯夷稷禹。皆謂之后。而後世亦稱夔爲后夔。皆尊而君之之稱也。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申氏時行曰。播百穀者。順天時之宜。因地之高下。以樹藝之也。○潘氏士遴曰。三穀各二十種。共爲百穀。三穀。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

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孔氏穎達曰。稷之播百穀五穀之敷五教。皆在禹平水土之後。未即位之前。舜使禹宅百揆。不許其讓。而稷契皐陶之位。皆無可遷者。但稱美其前功。申儆之而已。○葉氏夢得曰。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爲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爲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呂氏祖謙曰。阻飢猶夏當時豈有此事。然尚憂此。所以爲唐虞也。○金氏履祥曰。棄之爲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呂氏柟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稷契皐陶夔龍之不讓者何。曰。命以舊職而復讓非禮不遜。況洪水平之後。教養方興之時。聖人望治無窮之心。視民如傷之意。慮其如此。○觀曰百穀。則凡資生於天。備氣於時。可以養人者。百種竝植。以盡物之宜。可知矣。觀曰播。則凡地之可生。萊之可闢者。百種廣布。以盡地之利。可知矣。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集傳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孔氏穎達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是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林氏

之奇曰。自其可爲萬世常行之法言之。謂之五品。自其設而爲教言之。則謂之五教。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申氏時行曰。百姓不親就情義乖離說。五品不遜。就倫理紊亂說。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林氏之奇曰。契爲司徒。在禹平水土之後。至舜之卽位。凡三十餘年矣。而申命之言。猶有在寬之語。堯舜之教民。其優游不迫如此。宜其垂拱坐視夫民之阜也。○朱子語類。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敬敷五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陳氏大猷曰。或問五典。蘇氏從左傳以爲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盡於五者。敷五教於人。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說爲正。曰。孔氏以敷訓布。而子謂敷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敷有敷宣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教。曰。蘇氏謂教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而爲僞。此說如何。曰。此說亦可互相發明。若更添亟則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則尤善也。曰。教亦多術。豈專在於寬哉。曰。教人者。易於欲速。而受教者。難於速成。易於欲速。則忽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誨人不倦。必世後仁。皆是貴寬之意。既以敬爲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曰。寬則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曰。子採呂氏之說。謂爲含洪廣大。漸漬涵養。辭不幾於贅乎。曰。含洪廣大。以度量之寬言之。漸漬涵養。以時日之寬言之。意義全也。○陳氏櫟曰。施教之道。敬寬二字。不可闕一。穆王命君牙。曰敬明乃訓。曰弘敷五典。得敬寬之意。舜此二義。上以堯之匡直自得爲法。下可以爲萬世法。○陳氏雅言曰。敬以處己。則人不敢慢。寬以待人。則人易從。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馬氏明衡曰。敬敷者。端其本以先之。不敢苟也。在寬者。和其心以待之。不可亟也。是亦重責己而略責人之意。○王氏肯堂曰。五者之理。出於天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於外也。吾之爲教。則因其心之不容已者。而因其本然之不容昧者。使致其察識也。則夫防範禁董。其意何嘗不寬哉。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集傳 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孔氏穎達曰寇者衆聚爲之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孔氏穎達曰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士理官也孔氏穎達曰士卽周禮司寇之屬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孔氏穎達曰魯語云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遒命征討之刑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申氏時行曰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所謂克允也

集說　程子曰。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王氏十朋曰。命皐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夏氏僎曰。舜命契以一言曰寬。命皐陶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薛氏季宣曰。禮犬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陳氏經曰。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有取於離。用刑在惟明。可知。居刑官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故戒以惟明克允。○陳氏大猷曰。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兵既不常用。但領之於士官。兵刑合爲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詳如此。蓋仁天下之深意也。疑者以士師不可爲將帥。夫爲將者。非必盡皆掌兵而未嘗爲將。意者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領。如今世之制。故征苗自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皐陶也。夫王虞之微。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司馬。豈應置而不言。唐虞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蓋帝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治。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王氏樵曰。五刑與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帝之所新制者。三就之意。見罪不至死者。猶欲保全之。三居之意。見流宥之中。又以情輕重爲地之遠近。仁至義盡。所以爲聖人之法也。○蠻夷王化之所不加。因其猶之於弁牧。教化而後有刑。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故猾豕之牙。聖人常治其本也。○董氏其昌曰。惟明克允。蓋刑有五而就有三。其間或者輕重混淆。便不明於刑以致不允。流有五而居又有三。其間或者遠近混淆。便不明於流。以致不允。故須是明。乃能允。○潘氏士遴曰。士所掌。惟象刑流法。蓋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於士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集傳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名。有巧思。林氏之奇曰。垂所制器。歷代傳之以爲寶。傳所謂垂之竹矢是也。莊子曰。攏工倕之指。卽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楊氏慎芳曰。工虞各有治所。統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輿人之屬。共工爲之長。故曰往哉汝諧。勑使蒞其治所而合和衆職。

集說 孔氏穎達曰。疇若予工。單舉工名。汝作共工。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呼此官爲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薛氏季宣曰。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爲之。○陳氏櫟曰。垂之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行所無事之大智大巧耳。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咸精其能。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比哉。○孫氏繼有曰。爲天下之主。凡所以前民用者。皆予工也。若者有一器。卽有一器之理。守法信度。因聖人制作之理而持循之。此之謂若。非身親繩墨也。只明示百工以制器尚象之式。使工必中程。器

必適用。諧。謂諧和衆職也。工拙不至相蒙。勤怠不至相冒。各精其工。乃謂之諧。○張氏爾嘉曰。古人制作。盡物之宜。精以適用。今人制作。窮人之意。巧以悅觀。琢朴散醇。莫此爲甚。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集傳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顧氏錫疇曰。以虞名官。以其能審度山澤而順治之也。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孔氏安國曰。四人皆在元凱之中。

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及斯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若。謂順施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林氏之奇曰。曾氏云。案周禮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皆八人。中山澤虞。下士皆六人。小山澤虞。下士皆二人。益之爲虞。豈一山一澤之虞。蓋爲衆虞之長也。○或以益爲皐陶之子。是未必然。據伯益卽伯翳也。其後爲秦。春秋之時。浸以強盛。使伯益果皐陶之子。則秦乃皐陶之後也。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皐陶之後於六。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皐陶不得爲一族也明矣。○朱子曰。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爲虞官也。至舜

命之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呂氏祖謙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陳氏櫟曰所以盡人之性亦必盡物之性也○馬氏明衡曰周禮有山虞澤虞乃是育養禽獸魚鼈之官其職比此較輕上古之時洪水之後山林川澤皆未能得所益之爲虞蓋皆平治一番與禹平水土相表裏其事甚重故孟子亦與禹並言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集傳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陳氏經曰夙夜者自蚤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清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陳氏雅言曰敬則此心收斂無少私曲而能直則此心虛明無少雜亂而能清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集說　朱子曰惟寅故直惟直故清○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禮文分明○問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眞氏德秀曰勅伯夷獨曰欽者禮之本敬而已○陳氏櫟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既戒以寅猶勉以欽丁寧至矣○王氏樵曰人之心直者其正也而敬則直不敬則邪人心之體清者其常也而直則清不直則雜匪直而清事神則難矣故夙夜之間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當不顯亦臨常如對越之敬○孫氏繼有曰五禮惟三禮爲重三禮又以宗廟爲主故禮曰三禮官曰秩宗天子爲天地宗廟之主秩宗主祀事以相天子非其心通天地德合神明者不足以典之夙夜二句示以交神之道下欽哉卽此二句意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集傳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陳氏雅言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教之之道莫大於成其德卽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

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林氏之奇曰。大司樂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與此意同。蓋直能溫。寬能栗。剛能無虐。簡能無傲。則中和祇庸孝友矣。○朱子曰。大司樂之教。卽是夔典樂事。○陳氏埴曰。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王氏肯堂曰。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學而至變化氣質者。學斯有功。教而至於變化氣質者。教斯有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班氏固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朱子曰。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上則太濁。羽以下。則太清。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

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朱子曰。律管只以九寸爲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潘氏士遴曰。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因三分損益而立。所以生十一律。蓋天地大數。始一而終于十。若通用全。則變化不行。用九之法。聖心之妙算也。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朱子曰。禮記注疏。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分明。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旣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陳氏大猷曰。諧是衆音和協。倫是各有條理。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

孔氏穎達曰。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陳氏櫟曰。夔曰於以下。爲益稷錯簡無疑。

集說　程子曰。求中聲者。自然之數。非天子之族類。則世臣巨室之家。豈其時世家子弟。皆賢。惟所以教胄子者。有其具也。然教之必典樂之官。長善救失。以成就其德。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趍之。自興於詩。至成於樂。此教之序也。○夏氏僎曰。

直溫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所謂樂語也。○薛氏季宣曰。翕如純如八音克諧之謂皦如無相奪倫之謂。○朱子曰。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性情。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諷誦歌詠之間。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那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饗時事。又是一節。○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相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自入得樂。○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開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問所論樂令考之。若以黃鍾爲宮。便是大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若以大呂爲宮。便是夾鍾爲商。仲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

方成音律。自古以來。多未諳此。○陳氏埴曰。問后夔典樂四語。與皐陶九德旨意如何。曰。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若皐陶所言九德。乃其德之已成。寬而又栗。柔而又立者然也。○陳氏經曰。直溫以下。德之中和也。德之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林氏之奇曰。史記云。朕畏忌讒說殄行。畏忌者。望之謂也。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朱子曰。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殲乃讐。皆傷殘之義。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驚衆聽也。

納言官名。孔氏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林氏之奇曰。納言之職。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陳氏師凱曰。復逆者。周禮疏云。復。是報白之義。逆。謂上書。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陳氏師凱曰。周禮。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漢尚書稱臺。魏晉以來爲省。晉志云。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舊唐志云。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侍中二員。隋曰納言。武德改侍中。掌出納帝命。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官以納言爲名。亦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林氏之奇曰。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舜命龍之辭。正孔子所以治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由於小人變白爲黑。以是爲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爲戒也。○朱子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納言之官。如今給事中。朝廷誥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矣。○陳氏經曰。讒人無世無之。雖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猶所可畏。豈可謂此時遂無此事。○金氏履祥曰。出納朕命。惟允。讒殄不行。三代而上。道化出於一。異端不作。蓋以此爾。○王氏樵曰。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

者。以納該出也。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統曰。朕命者。以上該下也。出允。則命令當。納允。則聽覽詳。○楊氏肇芳曰。讒人借公論以行奸。所出未必不是命教。所入未必不是奏逆。但恐因以售詐耳。○傅氏元初曰。帝舜之時。明目達聰。絕去壅蔽。而慮及讒說殄行者何。蓋讒說之人。反是爲非。倒白爲黑。或假綸綍之傳宣。或托敷奏而進說。方善人君子相與匡扶國是。翊贊皇猷。而讒說一出。大則移易主意。次則阻撓事機。人心搖動。惶惑所關。匪細。謹喉舌。正所以防壅蔽。養聰明。

總論 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閒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閒。衛羣賢。以成其終。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集傳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林氏之奇曰。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功言之。史記作惟是相天事。會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

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案此以平水土若百工。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陳氏師凱曰。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王制云。司空所謂平水土若百工。同領於司空也。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陳氏師凱曰。通典以兵附於刑。亦猶古意。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集說　林氏之奇曰。自詢于四岳至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各隨其職而戒之。至此又總而申勅之也。○陳氏大猷曰。皆當敬以輔相顯明天之功。○胡氏士行曰。岳牧九官之事。皆天之事也。天工人其代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一時息乎。欽則誠與天一矣。此咨命之要領也。○王氏樵曰。天降生民。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畀之以相生相養之資。是故絲麻穀粟五材百貨。天之養也。煸民孔易。天之教也。五福六極。天之刑賞也。禮者。天

之序也。樂者。天之和也。山川分判。天之州域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姚氏舜牧曰。天所欲爲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集傳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楊氏慎芳曰。事功奮起謂之明。事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於朝。何俟九載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孔氏穎達曰。善留惡去。使分背也。○董氏鼎曰。分北。只是分別義。故文兩兩相背。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案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林氏之奇曰。

周官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即唐虞考績之法也。然而其制已密。不若唐虞之寬也。○陳氏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爲善。○王氏樵曰。竄三苗於三危。此舜攝位時事。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丕敘者。以其竄於三危者而言也。苗不即工。徂征來格。分背。則皆其舊都也。計苗之事。終舜之世始定。竄者初年。分北者末年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集傳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陳氏師凱

曰。晉東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雲徂平方之方。陳氏師凱曰。楊子法言云。雲也。方。四方也。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

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塚云。陳氏師凱曰。零陵今湖南永州郡名。舜冢在道州界。蒼梧今廣西梧州也。

集說　朱子曰。舜壽百有十歲。○舜生三十徵庸歷語。只依古注點。自好。○金氏履祥曰。舜典所載。皆帝舜初政。至三考之後。庶績咸熙。所黜者獨三苗耳。卒章通載始終。若其晚年授禹之事。則具在禹謨。○陳氏櫟曰。史於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序舜一生始終。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可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爲。故終身可恭已而無爲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

總論　熊氏禾曰。舜典。理會天道人道地道外。此後言恤刑　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終　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